

流水響的笑臉歡聲

飽受整年新冠肺炎疫情沒完沒了的折騰，我和許多人一樣，好像患上了「抗疲勞症」，「症狀」是情緒低落，精神不振，對生活上的各種事情提不起興趣。有時冷靜地思考一下，理智告訴我，覺得如此萎靡下去對於身心健康並非好事，需要在疫境下振作，努力做個開心快活人。

一群與我有相同想法的朋友，認為抗疫良方不僅要戴口罩和勤洗手，還要多些投進大自然懷抱，讓陽光與新鮮空氣洗滌身心，因此熱衷於郊遊。較早前，他們邀請我同遊近期熱門的郊遊景點、有「天空之鏡」美譽的新界粉嶺流水響水塘。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日子，作為一個良好市民，我盡量留家抗疫，減少出外和不要群聚等，所以對朋友的邀請初時有點猶豫，沒有立即答應，但經過小小的「思想鬥爭」之後，禁不住心底一股要「衝出牢籠」意興的驅動，終於答應了。

日前周末，大清早起床，我夫婦倆匆匆漱洗、吃碗即食麵之後，就出門乘搭港鐵到粉嶺車站與朋友會合。當日往遊流水響的市民很多，52B專線小巴站前出現長長的候車人龍，繞成幾圈蛇餅，幸好還有不少的士載客。我們沒耐性等候小巴，便分別乘的士前往，車行不足半小時，便到達流水響範圍的郊遊徑入口處下車。

我們沿着微斜的郊遊徑步往水塘，兩旁林蔭夾道，全長四點四公里，繞行水塘一匝約需兩小時，十分好走，長者如我也不會感到吃力。流水響水塘位於八仙嶺公園之內，龍山

東北一帶，建於一九六八年，屬船灣淡水湖工程計劃一部分，用途是將八仙嶺西北部的水源收集，經輸水隧道供應至大埔船灣淡水湖；同時，流水響水塘也是灌溉水塘，用作灌溉附近農田。水塘面積約三點五公頃，呈長條形，容量約十七萬立方米。

整個水塘被綠樹成蔭的河谷環抱，四周林木蔥翠，一排排生長在塘邊的白千層樹固然令遊人滿眼綠意，更吸引遊人眼球的是植在塘畔一排排在冬日轉紫紅色的落羽松，平靜的湖水映照出天空和白千層與落羽松的倒影，景色秀麗迷人，活像「天空之鏡」，所以幾乎所有遊客都不會錯過拍攝「打卡」。

那天遊人眾多，可說熙來攘往，周圍十分熱鬧，朋友形容為「旺過旺角」，相信也差不多。不少遊人一家大小同行，也不乏有人帶着寵物來遊。我留意到，也許大家為避疫而宅在家裏太久了，憋得鬱悶不堪，現在難得走到郊外與大自然接觸，當會感到心曠神怡，所以雖然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只在拍照時短暫除下口罩，但你會發覺，幾乎人人都臉露笑容，同時周圍都聽到人們爽朗的笑聲，空氣中瀰漫着一片歡樂的氣氛。

也許有人認為這麼多人聚集在一個景點，會令傳播病菌的風險增加，不過相信今天港人的防疫意識已大大提高，自覺做好防護措施，盡量保持社交距離，何況郊區地方開闊，周圍空氣流通，從科學觀點來看，病菌傳播的機率應比市區低得多，所以希望當局對市民郊遊的限制不宜收得太緊。



流水響水塘美景。

作者供圖

HK人與事

朱昌文



如是我見

賴秀俞

近年來隨着中國「飯圈經濟」的噴發，「娃圈經濟」拔地而起，目前正呈現出野蠻生長的態勢。這裏的娃娃指的不是此前風靡全球、造價不菲的BJD娃娃，也並非起源於日本動漫市場的手辦人偶，而是在由飯圈的「家人」們自己設計、聯繫廠家製作，並且在飯圈內部流通，根據青少年群體喜聞樂見的偶像形象所定製的棉花娃娃。它們的大小往往不過十至二十厘米，頭大身小，售價通常在一百元人民幣左右或以上。並且，經由飢餓營銷，在製作者「媽媽」的售賣鏈接於數秒內被「掃蕩」之後，「炒娃」的二手市場隨即開啟。在某次目睹堪比「殺戮」的「搶娃」大戰的全過程後，在眾人帶着七分懊惱、三分撒嬌口吻的抱怨中，我不禁產生了一個困惑：到底是因為什麼，讓今天的年輕人——具體而言，是當下的Z世代，如此迫切地想要擁有一個以偶像為形象原型的棉花娃娃？

戀物癖顯然不能有效地解釋這個現象。如同球鞋、手帳、二次元手辦、JK

風格服飾等文化形成的青年亞文化社群一樣，娃圈雖然也充滿了一種對物的強烈欲望，但戀物癖無法解釋這些棉花娃娃與人之間超越物與人的關係。大部分棉花娃娃的營銷策略都屬於飯圈內部的自產自銷模式，其區別於其他消費模式的關鍵在於其中情感佔據的突出位置。正是情感所起的重要效能，使粉絲們心甘情願為這些棉花娃娃買單。這些娃娃被粉絲們灌注了根據偶像的某種特質塑造的想像性「人設」，它們的特點除了「動物化」之外，最為突出的是「幼化」。這種想像的自主性不僅體現了粉絲在與偶像關係中的主體性位置，並且，在滿屏的「給我一個當媽的機會」等言論中，我們還能讀出「我」與「我的娃」乃隸屬於「母親」與「孩子」的身份框架，而不僅僅是人與物的關係。顯然，相對於後者，前者所傳遞的是一種親情關係。

這種關係凸顯出粉絲與偶像之間所締結的一種虛擬的親密關係。從前，愛情是二者最為常見的關係表達。但如今，對一個完美愛人的仰視已經不再是飯圈文化中的唯一。在粉絲的想像中，粉絲與偶像的關係更為平等，也更加親密。而娃娃讓這種虛擬的親密關係擁有了具象的物質呈現。他們和娃娃一起睡

覺、吃飯、逛街，並讓娃娃代替他們的肉身進行「打卡」，此中的焦點並非活動內容本身，而是「一起」。粉絲們將對偶像的愛，轉嫁到娃娃身上，並帶着它翻山越嶺，彷彿自己從未孤身一人。

其中所折射的，是一種在想像之外，現實生活中親密關係的匱乏。而它釀造了一種成長的孤獨。就像風靡當代中國青少年的童話《小王子》一樣，Z世代自我代入為地球上孑然一身的小王子，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「玫瑰」，也即一種具有排他性的親密關係。而這讓我們得以一窺，在一個日漸原子化的社會中，青少年的心靈正擁有着怎樣的風景。他們與此前的各個世代並無二致，依然熱烈地渴望親密、追求人與人之間的聯結。

當我回憶起劉瑜數年前流傳甚廣的名言「一個人像一支隊伍」時，我想到的是：Z世代將如何理解這句話？這關乎於，我們如何解讀Z世代的心靈密碼？那些帶着「娃」走遍天涯的Z世代少男少女與他們的「虛擬家庭」歷經過的愛與恨，未必比線下三次元的現實生活寡淡。在這個「隊伍」中，他們在這種想像性的虛擬親密關係中所獲得的快樂與勇氣，也未必比實體的情感聯結虛幻。

新冠污名化能撐多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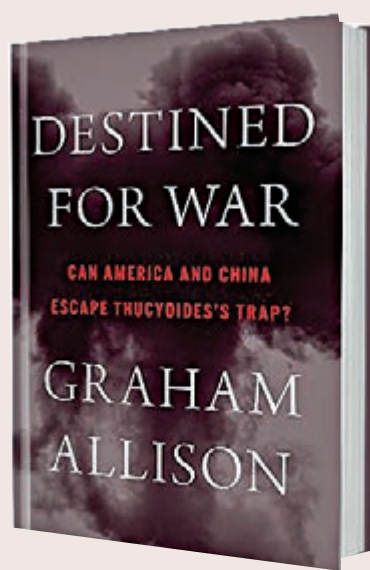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入主白宮一個多星期的拜登總統簽署一項備忘錄，譴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針對亞太族裔的歧視排外行為，並下令聯邦政府及機構停止使用種族歧視語言描述新冠病毒，意味美國當局將拋棄特朗普政府經常使用的「中國病毒」、「武漢病毒」、「功夫流感」等。拜登在備忘錄指，將新冠病毒與地域掛鉤的言論，對推動仇外情緒造成影響，這些言論煽動針對亞太族裔的恐懼和污名化。筆者在兩個月前美國大選結束後於本欄撰文《至少拜登不會說「中國病毒」》，拙文成功「猜中」純屬撞衫，但拜登糾正特朗普對新冠病毒的稱呼，並非一件小事，而是新一屆華府重拾理性對待中美關係的開始。

但是在台灣，民進黨當局一直以「武漢肺炎」稱呼世衛組織定名的「COVID-19」病毒，在獲悉拜登上述禁令之後，當局回應當地媒體查詢時仍堅稱「武漢肺炎」並非歧視或有成見，而是約定俗成的名稱。據悉蔡英文近日在公開場合已改口稱「COVID-19」，但其辦公室的新聞稿、發言人以及副手賴清德仍繼續使用「武漢肺炎」，民進黨前天（二十七日）記者會仍稱「武漢肺炎」。綠營當局拚命想進入世衛，即使能當觀察員也好，還說台灣加入世衛是為了全球抗疫，但為何不願意跟從世衛對新冠病毒的正式命名？甚至在白宮主人也改口之後，民進黨依然嘴硬死撐？原因其實很簡單，就是要煽動仇視大陸的情緒。這種做法不僅非常不智，而且令人擔心。



▲Graham Allison著作《中美注定一戰——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？》。

拜登總統的核心幕僚艾利森（Graham Allison）日前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表示，未來的中美關係最令他擔心的爆點就是台灣，他稱在台灣可能發生的意外、事件，甚至挑釁，都會引發連鎖效應，最後甚至會把中美都捲入災難性的戰爭中，而台灣和其他各方成為犧牲品。艾利森曾經在里根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擔任要職，是研究「修昔底德陷阱」的權威，在特朗普上台之後出版的《中美注定一戰——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？》一書中，艾利森論述中美矛盾衝突的必然性，以及兩國領袖應該發揮智慧，避免發生災難性的中美一戰。民進黨當局一意孤行堅持稱呼「武漢肺炎」，暴露出不知進退的魯莽輕率，證明艾利森對台灣局勢的深深憂慮，絕非無的放矢。

美國擔心台灣當局的挑釁令美國捲入與中國的災難性戰爭，其來有自。近日港台三十三頻道轉播內地中

央電視台四十集電視劇《跨過鴨綠江》，提及一九五〇年爆發朝鮮戰爭期間，蔣介石向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主動請纓，提出派軍五十萬到朝鮮半島參戰，但杜魯門擔心會令美國與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面戰爭，影響二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，因此堅決拒絕台灣捲入朝鮮戰場，並且將桀驁不馴、公開宣稱要與中國開戰的麥克阿瑟革職。二十多年後，華盛頓更拋棄台灣與北京建交。踏入二〇〇〇年，民進黨阿扁上台之後推動法理「台獨」，導致台海緊張局勢升溫，干擾不滿中美關係的戰略部署受到干預，結果阿扁被白宮主人斥為「麻煩製造者」，下台後以入獄收場。現在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為引發大陸強烈反彈，解放軍戰機頻頻飛越台海線，大陸民間「武統」之聲空前高漲，台灣再次成為美國的憂慮。

艾利森深知台灣問題在北京心目中的重要性，而在美國心目中，台灣不過是經常用來向中國施壓的一張牌，但過去四年特朗普打牌不講章法，民進黨當局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越走越遠，一再挑戰北京的容忍度。現在白宮換了主人，拜登視中國為美國「最大競爭者」，白宮發言人強調處理中美關係需要「耐心」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則呼籲美方在耐心之外，再加上理性和誠意。種種跡象顯示，一度令全世界擔心可能失控的中美衝突有望降溫，但此時此刻，台北當局卻連一句「武漢肺炎」也不願意改口，照此下去，蔡英文會不會也像阿扁一樣，被華府視為「麻煩製造者」？不過，可能艾利森最擔心的是，在華府斥止台北當局挑釁之前，北京已經忍無可忍斷然出手，令美國被迫捲入。且看民進黨的「武漢肺炎」還能撐多久？

核酸測試

我們想做核酸測試，於是四處向朋友打聽柏林哪裏可以做。先找到幾個微信公眾號宣傳的地方，發現近幾周的預約已經爆滿，不接受新的預約了。價格呢，也參差不齊，不過差別不算太大，PCR核酸測試便宜的八九十歐，貴的一百二十多。

於是上網搜索，竟然還有廣告，重點詞是「快速核酸測試」「PCR測試」「無需預約」「快速結果」。點進網站，我看了下價格，PCR測試九十九歐，還算合理；測試地點，離我們家也很近。開門時間平時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，周末也開門只是時間短一些。我也看到了預約的鏈接，點進去看第二天的預約情況，營業時間內每五分鐘可以預約一個測試，滿屏可選擇的時間，感覺基本上任何時間都可以去。

比起其他地方網站上紅色大字寫着「我們已無法接受新的預約」，我對在這裏可以如此輕鬆約到PCR測試有點將信將疑。新聞報道裏也說很多測試點實驗室都不堪重負，這裏是什麼情況？

不管怎樣，試一試吧。因為擔心周末出結果慢，我預約了一個周一四個人的測試，中午十二點。

那個飄着點雨夾雪的中午，天灰蒙蒙的，我們裹着最厚的大衣，戴着帽子圍脖口罩去測試站。路上頭一天的雪還沒有化，偶爾空地裏還能看到小朋友堆的雪人。

還沒到測試站，遠遠便看得到排隊的人們。人並不算多，大約十多個，但是因為都站得很開，前後保持至少一米五，顯得隊伍還挺長；隊伍從測試站的這邊街，排到了對面街上。走近了，每個人都戴着口罩，而且是很認真那種，捂得嚴嚴實實；有

的還是N95口罩，有的還戴了防護面具。可能很多人都會有一點擔心，怕是新冠病毒密切接觸人群或者有症狀的人來測試。

有一位手拿記錄板，戴着口罩和防護面具的工作人員站在門口安排前來測試的人們。我告訴她，我有預約，也需要排隊麼？她說是的，並且指了指牆上各處的海報，讓掃一下二維碼註冊。我們看到上面有兩種測試，快速抗原測試，四十九歐，PCR測試，九十九歐；另外一張紙上寫着，工作日早上十點半之前完成的測試，可以在第二天下午三點半前拿到結果，下午四點前完成的測試，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八點前拿到結果。

接下來，排隊到測試站裏面以後，先在收銀台付款獲取一個測試二維碼，如果需要在測試結果上加上護照號還需要額外多加十歐。

測試的地方在地下一樓。有兩個測試的工作人員，分別在兩個測試工作站。工作人員先解釋說她要怎麼進行測試，會先把棉籤在嗓子裏提取口腔液五秒鐘，然後再伸進鼻腔深處。雖然有所心理準備，但是棉籤在嗓子眼打轉時差點忍不住想嘔吐，還好工作人員數着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好了。」鼻腔取樣也是，比想像的要伸進去的深了好多。

幸運的是，小孩子只會從嗓子取樣，不會伸進鼻腔。只是，這樣的準確度有多少，我心中還是有個小小的問號。一切都很順利，第二天大約下午五點鐘，通過掃描測試二維碼，我們看到了結果和下載測試結果證書。全家都是陰性，雖然是意料之中，卻也很欣喜的。健康，是這個新年所有人最大的願望吧。



柏林漫言

余逾

諸神造像



市井萬象

觀音、關公、財神、多仔佛……整整齊齊，一列又一列，這種遍佈神像的景象，相信有行山經驗的人一定在各區山頭的寺廟或空地見過，當你看到諸天神佛會照見心中惡念還是首先祈求疫下平安？

圖、文：遂初

